

名著系列

幽默聊斋

ZHOURUI
YOU MOERTONGWENXUE
PINCANGSHUXI

火海大喷发

周锐◎著



周锐

品藏书系
幽默儿童文学



火海大噴发

张国荣



书生

聂小倩



地府少女

耿去病



兰若院非生理非心理
治疗专业院士



兰若院阴阳通信
专业院士

黄金左脚

人物图谱



燕赤霞

兰若院院长



莫信

兰若院预言学
专业院士



李道婆

兰若院织物感应专
业院士



马另类

兰若院另类生物学
专业院士

雷霆



兰若院雷电应用
专业院士



兰若院月亮能利用
专业院士

林泉心



兰若院食品开发
专业院士

戚德修

仔仔



兰若院意念
建筑专业院士

目 录

你输我赢 /1
斑马症 /13
诛心箭草 /27
火海大喷发 /39
白影病患者 /51
风铃耳环 /67
鬼火子平和夜色蝙蝠 /79
白发肚兜 /93
邢侯夫人墓 /107
向地府移民 /129
鬼赌 /143
烟酒二菊 /155
鬼蘑菇 /169

垃圾堆里的妖精 /181

梅姐的签名 /195

当狈灭绝以后 /209

雷打神童 /219

黑哥的黑马 /233

餐风一月功 /249

身首失散 /265

大千游戏 /275

迷魂吧 /291

后记 /301

我与作家的心灵之约 /305

大手牵小手 /315



你
输
我
赢





书生张国荣正在房间里午睡，忽然被吵醒了。

来人是兰若院研究阴阳通信的院士，绰号叫黄金左脚。

“什么事？”张国荣睡眼惺忪地问，“又是拉我去下棋？”

“是下棋。”黄金左脚说，“不过不是跟我下。”

“跟谁下？”

“跟地府的朋友。”

“地府的朋友在您那儿？”

“没在我那儿，在地府呢。”

张国荣便觉得不合情理：“您的意思是，为了下一盘棋，我得去一趟地府？得穿过险恶的九泉？……”

“不用不用……”

“得从奈河桥入境，得跟守桥的牛头马面打招呼，得上刀山下火海——也许那盘棋就摆在刀山上？”

“不用那么费劲，”黄金左脚安慰张国荣，“你去我的工作室看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兰若院有许多院士，他们的工作室看起来差不多，不容易区别。只有阴阳通信工作室特点明显，远远地就望见那株巨大怪异的倒长树。

走进工作室，黄金左脚问：“有什么新印象？”



张国荣摇摇头：“还是一片乱七八糟。”

“你仔细看，不是原来的乱七八糟了，应该更乱些了吧？”

张国荣睁大眼睛，果然从纷乱中看出了变化——传真铜盆旁挤出一点位置，放了个木头棋盘。

黄金左脚指着棋盘说：“瞧瞧我的新发明！”

张国荣瞧了又瞧，瞧不出这棋盘有什么创意。棋盘中间的河仍然只有一条，棋盘上的棋子儿仍然只有三十二个。

突然“啪”的一声，“河”对岸的黑老将跳了起来又重重地落下，吓了张国荣一跳。

黄金左脚说：“这是地府的棋迷朋友在向我挑战了。”

说着黄金左脚也抓起这边的红老师在棋盘上重重一拍。

张国荣说：“这是表示应战吧？”

“对。”

“这么说您也给地府那边提供了这样的棋盘？”

“是的。你知道门外的倒长树是我跟地府第一长官的联络热线吧？有一天那位第一长官在热线里向我抱怨，说他是棋迷，可惜没有机会过过瘾。”

“难道整个地府都找不到第二个会下棋的？”



“当然不是。”

“是第一长官太忙了，没空下棋？”

“也不是。第一长官很聪明，智力过剩，可以一边工作一边下棋的。”黄金左脚说，“他的意思是在地府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他的棋艺太强了。他希望能跟我较量一下。可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下一盘棋要去奈河桥入境、出境，成本实在太高了。”

“所以您就发明了这种不用见面的交战？”

“对啊。休说阴阳二界时空阻隔，这样一来，双方随时都能玩到一起，既放松了神经，又联络了感情，多好啊。”

“那，”张国荣问黄金左脚，“您与地府第一长官已经‘切磋’过了？”

“当然。”

“胜负如何？”

“跟那边杀过几盘，有输有赢。每次我赢了以后，地府第一长官会在热线里告诉我，刚才跟我下棋的不是他，绝对不是他，是他们那儿的一个有名的‘臭棋篓子’，这家伙最喜欢替别人下棋，但从来没赢过。要是我输了呢……”

“地府第一长官就会在热线里告诉您，刚才是他跟您下的棋，绝对是他！”



“对，所以直到现在我还一盘都没赢过他。今天我在热线中跟他说了，这次我非赢他不可。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定能够达到！”

张国荣不解：“为什么您这么有把握呢？”

“因为我请来高手帮忙，”黄金左脚亲热地拍拍张国荣的肩膀，“以你的实力，定能轻松取胜。”

“您是说，我来下棋，您来赢棋？”

“技术上绝无问题，反正他看不见！”

黄金左脚帮过张国荣的忙，所以黄金左脚的忙张国荣不好意思不帮。

张国荣就在那个木头棋盘前席地而坐。

只见对方的炮跳起来摆在了当中。

张国荣嘟囔着：“当头炮，马来跳。”便不慌不忙走了步马。

你来我往地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张国荣连出妙着，对方渐渐陷入僵局。

棋越下越慢了。对方每走一步要考虑再三、再四、再五、再六……

张国荣对黄金左脚说：“照对方这种水平，平时早就被我速战速决了。”

黄金左脚问：“那今天你是发挥失常了？”



“主要是没睡好午觉，被你吵醒了，弄得我头昏脑涨，反应迟钝。”张国荣与黄金左脚商量，“能不能让我回去把午觉补足？这样精神会好一些。”

黄金左脚说：“那，你有把握在你睡觉时对方不会行动？”

“放心吧，我这一步是宫廷秘招，他要想出对策，早着呢。”

张国荣就回去睡觉。

睡够了再跑来，看看棋盘上的棋子儿，果然还是原封不动。张国荣又在棋盘前坐下。他等着对方对着宫廷秘招作出对策。

可是等了许久许久，棋盘上仍然毫无动静。

张国荣问：“您这设备不会出什么故障吧？”

“不可能的！”黄金左脚极为自信。

又等了许久。

“要不，”黄金左脚说，“你再去睡一觉？”

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口哨声。

“谁在吹口哨？”

“是倒长树的树根里发出的声音，地府第一长官又在打热线了。”

黄金左脚便跑出去跟第一长官对话。

不一会儿，黄金左脚回来了，对张国荣说：“第



一长官要找你说话,快去。”

“他找我干什么?他不知道我在跟他下棋吧?”

“应该不知道。”

“那——?”张国荣的脸开始变色,“会不会有别的什么事要通知我?!”

“不知道,你去听了就知道了。”

张国荣脚步沉重地走到门外,走到怪异的倒长树旁。他将嘴巴凑近那条有着深深的孔道的树根,忐忑不安地说了声:“喂?”

“喂,”遥远的地底传来低沉的回应,“你是张国荣吧?”

“是。”

“我查了生死簿,发现——”

张国荣心里“咯噔”一下。

“发现我即将要成为动迁户了?”

“哦,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地府第一长官干笑着,他尽量将自己的音色调节得不那么令人生畏,“我从生死簿上发现你是个人才,不但读书读得好,而且对棋艺特别精通——”

“您等等,”张国荣忍不住打断第一长官,“从生死簿上能看出我下棋下得好吗?”

“能看出。传统的生死簿只能显示一个人什么



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功能太单一,太单一。现在已作了改进。生死簿应该全面反映人们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包括尿不尿床,是不是左撇子、色盲,吃不吃辣椒,喜欢哪位歌星、哪支球队,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棋下得好不好。”

“那,您知道了我会下棋,有何见教呢?”

“不是见教,是讨教。如果我把我遇到的疑难棋局告诉你,你是否能帮我拆解一番?”

说到拆解棋局,棋迷张国荣来了兴趣:“您说吧,我会尽力而为。”

第一长官便将那副难解之棋叙述出来:“……红车和红炮互相掩护,交叉奔袭。黑方远水难救近火,主将眼看束手就擒……”

张国荣不慌不忙道:“红方这一招出自宫廷秘谱,叫‘蝶迷蜂藏’。车好比蝶,虚张声势,迷惑对方;炮好比蜂,迂回宛转,暗藏杀机。”

“有没有办法化险为夷呢?”

“秘谱里是把这一招作为杀着,认为是不可化解的。但经过我的潜心钻研,终于能够扫蝶捕蜂,反败为胜。”

“太棒啦。”

“您说远水救不了近火,我这一招偏偏就叫‘远



水近火’!”

“太高啦。”

“我是调动了劣势这一方的所有军力，自我牺牲，前仆后继，简直就像一个个人体炸弹！这样不断牵制对方，消耗对方，最后拼垮了对方……”

张国荣便在热线中传授了“远水近火”的详细步骤。

地府第一长官高兴极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可是我不能光用语言感谢吧？这样吧，作为报答，我给你增加十年寿命。”

“不不……”张国荣惊愕了。

“客气什么，就像卖肉的给你多切一点，卖菜的给你多拿一棵，这对我来说很容易的呀。”

“不！”

“你是嫌少吗？那就给你加二十年？”

张国荣勃然大怒：“您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给您‘远水近火’，完全是两界棋友间正常的交流。棋道是高尚的艺术，我从没想过要用它像换肉换菜那样换点什么！”

第一长官惶恐了：“对不起，是我庸俗了友谊，亵渎了棋道。我还有事，咱们下回再交流吧。”

听第一长官这样说，张国荣一下子被提醒了：



“您说‘有事’，是不是还要下棋？”

“对呀。”

“哦……”

张国荣脚步沉重地回到棋盘前。这回脚步沉重，是因为担心着下一步棋不那么好走了。

黄金左脚问他：“地府第一长官跟你说什么了？”

张国荣含糊着：“没说什么，随便聊聊，买菜买肉，鸡毛蒜皮……”

棋盘上，黑棋开始有条有理地步步紧逼，用的便是那招“远水近火”。

红棋这边，张国荣越走越慢，越走越出汗……

“怎么回事？”观战的黄金左脚大感意外，“这盘棋凶多吉少呀。”

张国荣想再去跟第一长官说：“请允许我收回‘远水近火’，我情愿少活十天，甚至二十天。”

但他怕第一长官说：“这是什么话，棋道是高尚的艺术，它不是用来像换肉换菜那样换来换去的！”

张国荣只好硬着头皮坚持战斗。他要在棋盘前研究出能够对付“远水近火”的新招数。

他花了足够睡两个午觉的时间，仍没有得到有效的研究成果。